

母亲的美

■苏康宝



朋友送我的一盆牡丹在这个春天开得格外艳丽，花蕾次第绽放，薄如蝉翼的花瓣层层舒展，如精美的裙裾，将花盆遮得严严实实，原本灰暗的老屋因了这树繁花，顿时喜气盈门。

国色天香的牡丹真不愧是花中之王，母亲每天围着它，用目光抚摸那些花朵，满眼都是惊喜，口里不停赞叹：“美，真美……”此时，距母亲出院回家才不久，因为心力衰竭，她在医院里住了十多天，人憔悴了许多不说，还对身体状况少了几分自信。这盆牡丹映入母亲的眼帘后，便如同春日暖阳，顷刻间驱散了母亲内心的阴霾，红晕重返脸上，没有半点久病初愈的样子。

人们都说美是一帖良药，看来母亲已经被牡丹治愈了。

母亲年轻时爱美也爱花。

那时外婆家庭院里也有一株牡丹，每到春天绽放时节，深红色的花瓣簇拥着金黄色的花蕊，芬芳溢满小院。母亲当时才十七八岁，家境贫寒，买不起脂粉，和女伴们一起采摘野花簪在鬓角，成为母亲少女时代对美的一种热爱，在她的回忆中，这份表达坦率而热烈。

然而外婆却不许母亲碰触院里的牡丹，一次瞧见有朵牡丹即将凋零，正对着镜子满心欢喜地整理，却被外婆瞧见，挨了一顿狠揍。此后，母亲不敢造次，却因此记恨外婆。外婆临终前才道明，原来庭中那株牡丹是外婆的母亲栽种的，她含辛茹苦一辈

慈母手织毛线衣

■杨国华

小时候，在我们老家的乡村里，会织毛线衣的母亲不多，而我的母亲不但会织毛线衣，且不断翻新，稻穗花、水草花、麻花、蜻蜓花、鸡爪花、八字花、满天星、菱形花，各式各样的花，只要想得到，她都能织，让我们穿得体面又温暖。母亲织毛衣的针，都是她自己用竹子削成的，用砂纸打磨得光滑锃亮，有细的、有粗的，有长的、有短的，放在一个抽屉里，视若珍宝，不允许我们动用。

秋风起，天气渐渐地凉快了，母亲打开她珍贵的樟木箱，拿出无袖的毛衣，临睡前放在我的枕边。闻着淡淡的香味，摩挲着柔软的毛线，我会安然入睡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在白色衬衣外面套上淡黄色的无袖毛衣，一股暖意从前胸一直传到后背。

我们兄妹三人以及父亲，穿的都是母亲织的毛衣。在我的记忆中，那些毛线大部分是她带过来的嫁妆，偶尔她也买毛线，但那时的毛线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。春天里，母亲早已谋划好家里人的穿着，谁该织什么毛

母亲的上海印记

■金洁

这是母亲长眠的第九个年头，可时间并没有完全治愈我的伤痛，当母亲节翩然而至，我又想起了天堂里的母亲。

作为地道的农村妇女，母亲一辈子守着老家，几乎没怎么出过远门，除了唯一一次去海南旅游，温州以外的地方仅去过一个城市——上海。

2001年，66岁的母亲被查出患有宫颈癌。为了不让母亲担心，我和医生默契地隐瞒了实情。当我决定带她去上海肿瘤医院做手术时，母亲却因放心不下生病的姐姐而坚决拒绝。经过我百般劝说、连哄带骗，她才勉强同意。那是母亲第一次在家人陪伴下，踏上前往上海的长途客车。一路上，她嘴里念叨的全是姐姐，满心满眼都是对女儿的深深牵挂。

三天后，母亲被推进手术室。幸运的是，手术顺利切除了肿瘤，也无需化疗。然而术后的恢复并不轻

将窄腰改成宽腰……这些在别人看来的技术活，从未难倒过母亲，双手虽已苍老，灵巧宛如当初。

仿佛只在一夜间，母亲已是满头白发，身形已变佝偻。频繁出入医院令她很是愧疚，好几次在病床上望着我，嘴角蠕动着，犹豫了许久才轻声说：“拖累了你实不应该，我若早点走了，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”我强装欢颜回应她：“嘿嘿，你可不能走，否则，谁帮我看着老屋。”母亲听了不再言语，扭头抹了一把眼泪。她的这份歉意不仅让我心疼，也让她日渐消沉。她甚至收起家中所有的漂亮衣裳，认为人老了，穿得再好看都没有用了。

在我看来，母亲搁置对美的热爱另有原因。那日帮母亲换衣服，我发现她的衣服后摆总是翘起，查找原因，意外发现母亲后颈有个包。我惊慌追问，她却淡淡一笑说：“年轻时，家里盖房子请不起师傅，你爸砌墙，我当小工，一块二十斤重的水泥砖从两米高墙上掉落，砸在我的后颈上。”此事我前所未闻，母亲却将钻心的伤痛掩藏了几十年，她宁可放弃对美的追求，也不愿让我担心。这或许是天下慈母的共性吧，总是怕孩子担忧，总是那么义无反顾地甘愿承受世间所有的疼痛。

牡丹依旧热烈地绽放着，母亲的欢喜也从未消减，每日都会搬来竹椅，静静守坐在花旁。好几次我发现，母亲环顾四周见无人后，便轻轻地将脸凑近花朵，慢慢靠前，最后干脆完全贴近花朵，像是和花依偎又像

在倾听花语，整个人沉醉在馥郁的花香中。远远望去，艳丽的花朵像是簪在母亲满头白发上，一脸的褶皱在此刻也开成了花。牡丹雍容华贵，母亲沧桑衰老，鲜明的对比令我黯然神伤。我知道，此刻的牡丹定是勾起了母亲的青春回忆。她是否想起了多年前，在外婆家的牡丹树旁，偷偷簪花却遭训斥的往事？

前几日，瞧见母亲正在赏花，便给母亲看了微信朋友圈里女子们簪花的俊俏模样，笑着问她：“美不？”她说：“美！”我又问：“你也摘一朵簪在头上，拍张照片怎么样？”母亲羞涩地用手捂嘴，咯咯咯笑出声，不自信地问：“我行吗？”见我真去折花，她似乎想到什么，赶紧制止我：“别摘，别摘，我不拍，都老老了，簪什么花，花多美，看着就好，何必摘下来？”那天，我并没有就此作罢，而是将花盆抬上石桌，让佝偻的母亲坐在花边，头贴着花朵，从侧面看去就像头顶上簪了一朵牡丹花。然而当我按下快门的瞬间，母亲终究还是躲开了。

照片上的母亲，伸出手轻轻托着牡丹，她看向镜头，虽有些矜持，嘴角却挂着灿烂的笑容。那一刻，岁月的风霜仿佛都化作了牡丹温柔的花瓣，在她脸上热烈地绽放。这笑容里藏着十七岁偷簪牡丹时的倔强，更盛着为子女藏起伤痛的隐忍。原来，母亲对美的执着和爱从未因时光褪色，镜头定格的刹那，我忽然懂得，这世间最美的不是牡丹的娇艳，而是一位母亲对美的坚守。

前织着金黄色的长颈鹿衔花图案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，母亲大胆地用金色搭配黑色，这衣服穿在漂亮可爱的妹妹身上，常常引来大家驻足欣赏。在路上行走时，也会有人拉住她，称赞毛衣很漂亮。一些女人想模仿这图案，于是妹妹只好站着，让她们仔细地观看，她们好似在平静的河水里发现了金鲤鱼般兴奋，如同夏日的夜晚发现了流星般惊奇，细细地看着衣衫上的每一个细节，清点着每个针数，啧啧赞叹我母亲的手艺。妹妹就那么站着，高傲地仰着头，像一只黑天鹅。

当我们兄妹长大都参加工作后，母亲宣布：“市场上有针织毛线衣了，还有电脑绣花了，我织的毛衣跟不上形势了，你们穿出去，会被人笑话的，我就不织了。”可是，当我们的儿女出生后，母亲憋不住又拿起针线，给孙子孙女织了一件又一件。外甥女衣柜里现在还珍藏着一件母亲用毛线织的橙色背心和短裙，她说，还是外婆织的毛衣最漂亮，我要当作纪念品。

画面，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最终，父亲顽强地战胜了病魔，康复出院，母亲喜极而泣，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的欣喜。

2011年，母亲患上血小板增多症，我再次带她前往上海就诊。这是母亲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乘坐动车、地铁。那次，由于行程匆忙，我们马不停蹄地在医院与车站之间奔波，无暇欣赏上海的繁华。但即便如此，从上海回来后，母亲依然兴奋不已，神采飞扬地向邻居讲述着旅途见闻，眼中闪烁着骄傲的光芒。2016年，母亲突发重病。我们本想带她再去上海治疗，无奈病魔来势凶猛，短短几天，便无情地将母亲带走了。

如今回首，母亲一生三次前往上海，每一次都与病痛相伴，这于我是难过而忧伤的。但那些在上海留下的回忆，那些与母亲共同经历的时光，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珍贵的礼物，温暖着我的往后余生。

妈妈的吻

■叶蓓蕾

妈妈曾给我多少吻/多少吻/吻干我脸上的泪花/温暖我那幼小的心灵/妈妈的吻/甜蜜的吻……

自从记忆起，每当广播单曲回放《妈妈的吻》时，内心总如澎湃的海涛，一波推着一波，撞击着心湖的堤岸，却始终难以消弭心底的羞赧。歌词这般直白袒露，每每听到脸上自会浮起一层红晕，只想着尽快捂住耳朵，顺便掩盖发烫的面庞，最好能找个无人的角落，用凉水一泼，拂去那一份灼热，令蹦跃的心跳声能缓慢节奏。

幼年生病时，会心安理得地让妈妈的吻落于额头，无论带着微凉，抑或温暖，无不挟着湿润，裹着温度，蜻蜓点水般，却又是余温绵长。年龄渐长，吻的常态遂成了偶尔。每一次吻带来的心潮涌动，都是妈妈眼中的波澜不惊与理所当然。那轻轻落于额头的一吻，那汪着无限爱意的眼眸，拂去了苦药带来的忧伤，熨平了疾病来袭后心灵的褶皱，看似轻描淡写的一点触，却飞越绵延的冷和暗，悄然落于童年的岁月深处。

儿时体质甚弱，是私人诊所的常客，经中考体测一番磨炼后方显好转，而五年前的那一场小疾，又给了我重重的一击。独自蜷缩于单位的小室，腹痛难忍，冷汗直冒，裹成一个粽子，又大汗淋漓，陷入了冰火两重天的境界。汗水浸湿着后背，一绺绺头发粘在腮边，整个身体黏糊糊，一股酸溜溜的气息洋溢在逼仄的空间里……

当幽闭的门被急促推开的那一刻，是母亲担忧的声音。母亲似乎穿越了一条关联过去与现在的隐秘通道，照彻每一个幽暗处的细节。她又像是从我童年时代穿越而来，飘然而至。一种杂陈且难抑的情绪涌上心头，眼角不免一阵酸涩。迷迷糊糊间额头已轻轻落下一点，甚至带着油麻麻的汗珠味，却如一缕和煦的春风，拨开了迷障的泥沼，穿越布满荆棘的丛林，渐而使我从混沌中清醒。妈妈的吻，以一种最永恒的方式印在了额头，刻在了女儿心底，恍若天边的那轮明月，永不消散。

事后母亲告诉我：“看你一个人，小小的身子窝在床上，真可怜。”母亲眼里漾动的水波令我心头一颤。儿女身上再小的事，在父母眼中，都是天大的事。母亲说的话，额头的一吻，一并落于内心深处。那份惦念的深情，宛若滴滴透明的甘露，滋润着忧伤与暗淡，使枯萎的花朵重新鲜活。每每忆及，便叮嘱自己：好好照顾自己，因为你真的很重要。

妈妈的吻很拘谨，唯独对孙辈颇为大方。一束鹅黄色的灯光缓缓地流泻，祖孙俩相互逗乐嬉戏，仿佛孙辈的“彩虹屁”对她而言，极为受用。只听“叭叭”声响啄上了他们的面颊，一颗颗红心从唇边汩汩地冒出泡来。母亲眼角笑成了一朵菊花，眼里泛着神采，亮过明媚的三月，如此亲切可爱。母亲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生动着，阳光和笑意盈满了每一条沟壑。这一幕落进了橘色的霞光中，瞧得我的眼窝子一阵潮热。

以为妈妈的吻是久别的记忆。就在前几日，连环作业，工作超标，带着一身疲惫回家。母亲已在厨房伏案忙活着，淡淡的香气在厨房弥散。她脸庞上温柔的光宛若花瓣，往岁月深处弥漫，虽然仅是匆匆瞥了我一眼。她很快背过身去，叮嘱我一句：“你快去睡一会儿，赶紧的。”那个午后，将梦将醒之间，一束光，似乎飞了一亿五千万公里，在床前敛翼，轻轻地将我唤醒。

“你醒来了！”母亲的脚步声由远而近，靠近床边，鼻尖蒙着一层微汗，眼眸里刮起了一阵湿润温暖的风，一个吻轻盈地落于额前，在心田跳出了两朵硕大的水花，令人猝不及防，又似乎顺理成章，那是久别重逢后童年爱的味道，带着炽热的体温，好比一粒小小的炭火，虽微渺，却足以温暖。

六十五岁的母亲的吻，落在了四十七岁的女儿的额头。母亲神态自若，女儿表情依然，但一种爱的暖流在彼此间静静流淌，不必言说。在母亲眼里，女儿再大，也永远是孩子，需要呵护，需要庇护。

都说很多美好的事物是冤鸿悠远的，也是极为珍贵的，它们的美好不是一下子就容易被发现，需要我们多一点耐心，多一分体会。妈妈的吻也是如此，慰藉孩子的心灵，安抚内心的疲惫与忧伤。

亲情在，妈妈在，我们都是最幸福的孩子。